

說部叢書第三集第二十七編

俄羅斯宮闈秘記

上冊

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俄羅斯宮盟

余自前清甲午以
張親俄。以抵制甘
廷不懷虞詐。與五
惟抱絕對的侵略
上不免有所瞻顧
幸也。英雄策略。固
肥辯護。惟當時幸
今清廷既覆。俄之
當時李氏所派涉

彼得堡大學。獲交彼中社會黨愛克雪夫。暨大臣子弟之在大學肄業者。因得以略悉俄之宮廷祕密。及民黨中之組織。余固早知彼中民黨之潛勢力甚大。遲早必有革命之禍也。世傳俄之虛無黨。被俄廷壓制。摧殘不遺餘力。不知俄之人民。隸民黨旗幟下者。實居多數。即大臣之子弟。亦有秘密自託於彼等之字下者。蓋俄羅斯雖號爲天下第一專制國。而其國內普通人民之程度。實超出於吾國人數倍。因民黨之蓄有潛勢力。人人咸知革命之不能幸免。其所謂官僚者。亦不若吾國舊官僚之腐敗。有貌爲官僚。而實傾心民治主義者。所憚者。皇族之權力未倒。不得不委蛇以俟時耳。即俄皇亦深知民黨之勢力不可侮。雖事事嚴防。終苦於鞭長莫及。蓋自尼古拉斯第二踐位以來。無日不汲汲顧影也。故與其謂俄羅斯爲世界第一專制之國。無寧謂俄羅斯爲世界第一民氣最盛之國。與其侈談俄羅斯皇族之威棱。無寧描寫俄羅斯皇帝之苦况。

俄自大彼得遷都波羅的海畔彼得格勒 Petrograd 以來整頓內治不遺餘力。厲行舉國皆兵之制。農工商皆令服兵役。卽王族子弟無不入伍當兵。違者處以重罰。不得與貴族齒。不得與上流之士通婚。淵然彼得之雄心。不過欲自固其帝室之威權。故其卒也。以侵掠復仇。開疆拓土爲遺訓。謂他日歐洲苟有戰爭。俄國不可處於壁上旁觀之地位。寧以我制人。無令人制我。議和席上。必令俄人有支配利益之權。故繼其後者。無不席其餘烈。以窮兵黷武爲雄。而國內人民。乃益憔悴於勞役兵爭之苦。顧其國民。自由思想之發達。雖受壓制於雷霆萬鈞勢力雄厚之政府。而其反動之潛勢力。則亦奔騰澎湃。一日千里。彌漫全國。要亦受賜於彼得之開明專制爲多。蓋彼得振興俄國之計畫。尤在提倡學校。改良風俗。凡國中男子。不通文字者。不得與上流女子結婚。女子有婚姻自由權。凡交際社會。無不以女子參與其列。故女子得出入宮庭。毫無束縛。而虛無黨員。女子遂居多數。

俄皇亦復利用女子之柔腕偵探國事。此亦彼得之所未及逆料。彼都人士嘗稱彼得格勒爲女子花之政治社會。良不誣也。

俄皇尼古拉斯第二之卽位也。在西歷一千八百九十四年。卽前清光緒二十年甲午。我國與日本戰爭之年也。初一千八百八十一年。俄皇亞歷山大第二爲虛無黨所擊斃。亞歷山大第三繼之。益務壓抑民黨。與法訂盟。以期消弭內亂。一千八百九十一年。俄皇太子至日本游歷。又爲虛無黨所刺傷。至一千八百九十四年。尼古拉斯第二立。與法之交親益固。皇親至巴黎訪問法總統。法總統亦親至俄京答禮。虛無黨之匿在法境者。巴黎政府捕交俄人治罪。於是虛無黨受一大打擊。然其怨憤政府也益深。其反抗之潛勢力亦愈激。愈進。一千八百九十六年。俄皇尼古拉斯第二行加冕禮。清廷遣李文忠赴俄。賀俄皇加冕。締喀西尼條約。俄皇親謂李文忠曰。貴國與我同爲君主國。壤地相接。兩國以後當互相提攜。蓋

其時俄國正厲行專制。故俄皇有此語也。清太寶石。俄皇詢問東珠產江。嫩江中產者爲佳。俄國行船漁獵採木各事。冬宮各處。余亦得參與。俄皇避寒之所。其建築瓌偉壯麗。則百倍於道。斧鑿衣服等物。並自宜。紫銅絲之網。通以電氣。要道之旁。其禁禦之森。

地在彼中大僚亦詫爲異典。亦可見俄皇與李文忠之親交非同泛泛矣。

尼古拉斯之卽位也。年方三十五歲。正屬盛年。長清德宗二歲。與今英王喬治爲異姓從兄弟。面貌極相似。以他國人眼光視之。竟不能分別。誰爲英王。誰爲俄帝。顧俄皇之目。較大於英皇。英皇之眉。較濃於俄皇。英皇之面目。較爲刻露深秀。俄皇之豐姿。較爲沈毅重滯。在彼中人辨之如此。其爲不同之點亦僅矣。皇后少俄皇三歲。結婚後連舉四女。長女爲烏爾班公主。次女爲塔梯娜公主。三女爲愛姆斯公主。四女爲呼爾那公主。俄皇愛之若掌珠。四女亦貌美如花。世界皇帝中。誠無有如俄皇之屢索得女者。而俄皇則環顧此姊妹之花。頗覺有慰情聊勝於無之樂。最後始得一子。面貌亦酷似俄皇。此俄皇家庭之大略情形也。然余昔年在俄京。聞法國戴勃而斯夫人言。謂俄皇於五十歲以內。將有大不幸及於其身。戴勃爾斯夫人爲法國預言家。每歲必有預言發表。前年歐洲戰事發生。奧國皇太

子斐得勒遇害。夫人亦先有預言發表。謂奧皇太子之運命。不啻已判定。後果實驗。今聞俄國突起革命。尼古拉斯倉卒遜位。不禁歎夫人之預言。又不幸而中也。尼古拉斯第二。承前皇之遺謀。對於國中虛無黨。雖有騎虎不能自下之勢。然尼古拉斯第二。亦深知俄國皇室運命之不能久長。故在位之中。於一千九百零六年。毅然頒布憲法。召集國會。以冀緩夫革命潮流。惟其朝中舊官僚積習已深。致俄國人民不能滿其改革之奢望。故雖號爲立憲。仍不脫專制之氣味。此固不能爲俄皇一人咎也。俄皇又於一千八百九十九年。勅議設萬國平和會於荷蘭海牙。主張限制常備軍數。並輕減國民擔負軍費之議。卒以英德諸國代表多數之抗議。遂以否決。世之論俄皇者。謂其別有用意。余則謂俄皇之提議及此。雖由其國兵力不能及人。要亦其暗中迎合民黨之主張。欲藉此見好於國民。以冀祈天永命。然則世或謂尼古拉斯第二爲專制魔王。余實未敢信也。觀其聞國中革命。

卽自前敵倉卒中下遜位之詔。可見其人頗不執拗。否則手提大軍數百萬於外。卽左右之親戚者亦畔已。要其近衛中擁衛皇族者。實不乏其人。苟背城一戰。糜爛其民。以決最後之勝負。亦意中事。而俄皇不出此者。可見其尙能顧全閭閻禦侮之公義。不若袁世凱之敢於反對民黨也。雖然世間之爲皇族者。遇此二十世紀民權大發展時代。亦可謂已交陽九之厄運。尼古拉斯第二亦當如宋順帝之謂生生世世勿生帝王家矣。

尼古拉斯第二自即位以來。彼其身與心。蓋無日不處於荆棘之中。彼固深知民黨之必終於爆發。然彼又決不能捨其皇帝之尊嚴。早自遜位。蓋皇族之特別權利。固非徒彼一人之權利。有挾之使不得遽讓。此大權者。彼遂不得不犧牲此身。以爲衆矢之的。殆與楚靈王之饋不食。寢不寐。聞祈招之諷而不能自克。同歟。請就數事以證之。初自亞歷山大第二被刺以來。俄京彼得格勒。嘗有鄭人相驚以

伯有白日見鬼之勢。虛無黨亦因此虛張聲勢。往往於稠人廣衆之地。發見危險物品。貴族中之被狙擊者。不知凡幾。以視吾國光緒末年。恩銘孚琦之被刺。五大臣之被炸。什刹海之發見炸彈。在彼都乃爲司空見慣。小說家之陳述虛無黨事者。不過描寫其一二。其實在叵測情形。雖彼中老於偵探者。亦疲於奔命。莫可如何。有時且不敢舉發。防爲彼黨中人所算也。故虛無黨三字。在吾儕異國之人。以爲足令小儒咋舌。而在俄國常人口吻中。則並不敢齒及。卽語及之。而亦相視以目。以他語亂之。此猶吾國東三省一帶之人。不言紅鬍子馬賊。卽遠來不知忌諱之人。偶一及之。亦云吾儕皆兄弟朋友。並無此稱云爾。俄皇亦深知彼黨之不易窮治。偶或發露。配發西伯利亞。亦不過什中之一二耳。因此俄皇之生命。常覺朝不保夕。非其親信之人。不敢接見。宮庭之中。惟其皇后。與四公主。共相娛樂。居則陞戟。出則警蹕。與吾國前清之皇帝。無以異也。俄皇之外。其性命尤危險者。爲諸

大公爵皆爲尼古拉斯之近支。猶憶昔年。有俄皇之叔伊利薩夫公爵者。偶赴某伯爵夫人茶會。忽然失蹤。由公家偵探。祕密搜索。終不獲其蹤影。久之俄國貴族中。以爲必爲虛無黨所陷害。或投其屍於波羅的海中。葬身魚腹矣。俄皇念公爵之慘死。痛哭累日。爲之輟廢宴會者久之。旣蹤迹無所得。俄皇卹其遺孤。遂命其子繼承伊利薩夫公爵。襲封之日。忽公爵自斯摩倫斯科來書。略謂余已敝屣天壤間。無上之富貴尊榮。即有人欲仍令余爲俄羅斯之貴族大公爵。余亦不承認。雖我親愛之皇帝。推骨肉之至恩。優加禮遇。余亦期期不敢奉詔。今聞皇帝推恩。欲令余子承襲大公爵之職位。余視此爲斬絕伊利薩夫血祀之舉。余實不願再見余之愛子。重羅慘毒。余自被禍以來。深賴上天庇佑。默牖我衷。立誓永不再享貴族之權利。侵削國民絲忽之脂膏。還我耕鑿自由之身。自食其力。傭作於斯摩倫斯科山中。日出而作。日入而息。懺悔從前之罪惡。以贖終生之愆尤。得國民公

衆不棄脫其束縛。儕伍齊民。實爲伊利薩夫之大幸。今聞余子又將陷溺苦海。不敢不號泣求援。以保我遺胤。伏望皇帝恕其無狀。勿予推恩。使伊利薩夫之後嗣。廢爲庶人。則余之感恩。實爲無旣。不啻生死而肉骨矣。今余敢以尸諫。以一死要求最後之恩。臨死哀鳴。辭不達意。行矣。敬告家人。其索我屍於波羅的海之旁。俄皇得書。大驚失色。乃不復以伊利薩夫之子。承襲大公爵之位。此一事也。俄政府自一千九百零六年。頒布憲法。召集議會後。平民黨勞動黨社會黨。初實居議會議席之半數。而操縱政治之大權。仍屬之政府中諸大貴族。急進黨以爲決不能望政治之改良。故仍持極端之破壞主義。其進行不因之稍懈。祕密機關之設置。遍於國中。餐館劇場及各種俱樂部。大半爲若輩之機關。妓女傭婦。多有投身入黨者。政府欲誅之。亦復無可盡誅。故每開跳舞會。貴族中人。莫不兢兢有戒心。而尋常交際社會中。乃不敢插足。卽上流社會女子。亦頗有爲黨中會員者。一千九百

零七年之夏。有貴族醫院看護女子加瑪尼者。乘俄皇夫婦入視尼古拉斯大公爵之疾。暗置炸藥於俄皇所乘之御輦中。事洩被捕。此女子爲宮內警察總監勞勃斯氏之姨。勞氏夫人蘭斯芬亦與聞其謀。遂興大獄。宮警之被捕者。二十餘人。俄皇乃益惶恐。搜查宮中。得埋藏之炸彈二百餘顆。自是宮中人人自危。騷擾月餘。俄皇不得已。頒布俄京臨時戒嚴命令。搜檢行旅。久之人心始定。此又一事也。邱廉密爾夫人者。某伯爵之外婦也。窈窕多姿。有一顧傾城之目。其人出入諸貴族之家。凡跳舞會及種種交際社會。無不與。諸貴族中人。無不昵就之。因之得資緣入宮庭。受俄皇之密詔。命其偵探秘密黨巢穴。黨人之被其陷害者。不乏其人。以是銜之次骨。一日偕其情夫某伯爵。游聖彼得公園中。虛無黨女黨員勃雷斯出不意。以手槍擊之中臂。伯爵跳而免。勃雷斯被捕。夫人入醫院療治月餘。竟得不死。勃雷斯以謀殺未遂。判處監禁終身之刑。其妹波爾米女士者。亦虛無黨員。

誓爲姊報讎。必死夫人。夫人避匿俄皇宮中。不敢出。波爾米女士。喬裝爲男子。充
坊塲傭。入宮治塲。製炸彈。雜泥土中。潛運入宮。一日方工作時。瞥見夫人過其前。
亟擲炸彈。未中。計泄被擒。磚甓中發見炸彈無數。俄皇大驚。輟止修繕。處女士以
死刑。此又一事也。

尼古拉斯第二。治事極精勤。宵旰憂廬。惟以國內虛無黨未靖爲慮。每日起居飲
食。以及治事時間。接見臣僚。均有一定限制。向晨卽起。就宮中草地。作數分鐘之
呼吸運動。早餐飲牛乳一杯。雞子一枚。卽披閱各地報紙。有要事命祕書錄之。藏
之夾袋中。卽召見諸大臣。垂詢一切。諸大臣有尙未悉本日報紙所載事者。輒被
訓斥。謂其不關心時事。午餐後偕其夫人或諸女。談笑片時。卽治官書。緊要命令。
皆自行口授。命祕書手錄。或擬不如旨者。輒自行筆削。下午乘馬或擊球以爲樂。
每謂諸大臣子弟曰。朕自少時卽學習騎馬。數日不上馬。卽覺髀肉不舒云。晚間

仍治官書。恒至十時始睡。性嗜書史。書室中琳瑯滿架。有新出版之書。輒命進呈一部。以資乙覽。生平最惡牧豬奴擣蒲之戲。而諸貴族中則嗜此者頗多。喝雉呼盧。撲克之場。動擲百萬。虛無黨恆藉此行暗殺。貴族中之亡身於此者。蓋屢見矣。俄皇恒戒之曰。方今國步艱難。爲大臣者。兢兢自守。尙恐顛覆。今乃縱慾敗度。亡宜萬之國祚者。必此物也。其惡之也如此。亦可見俄皇自懷朽索馭六馬之難矣。尼古拉斯第二。又好研究養雞之學。於宮中僻靜處。自闢埕堦一區。飼雞數百頭。皆博碩肥腴。雄冠赳赳。有時亦爲鬪雞之戲。惟俄皇之好此。則以嗜食雞子故。其御廚中所用雞子。皆取當日所產之卵。隔宿卽令勿用。俄皇又令其皇后。及其四女。分養數百頭。以覘養雞學之進步。恆於孵育後。計其生殖之蕃盛與否。以博勝負。俄皇嘗謂使我爲平民。必能以養雞起家。因是宮中有養雞大王之稱。古稱伐冰之家。不畜雞豚。俄皇之好此。固非與小民爭利。蓋亦其留心實利之一端矣。歐

人社會之習慣。多礙衛生。是以宮中俄皇四女。皆貌美。梯娜公主。則曰姊來合併德奧。妹當俄國某雜誌。俄皇風矣。誰料此帝王。世界皇室之富。無亦屬新建。惟俄自年之休息。而皇族接位以來。益務封

來其皇室財產。遂突過各國之富豪。俄人愛斯格夫嘗爲余言。俄皇私人之財產。每年收入。不下四百兆元。使彼擔令中國庚子之賠款。可以其歲入一年還清。美國富豪陸基維之家財。不及其半。彼在西伯利亞波蘭諸地之山林田園。占俄國版圖十分之三。其他金鋼石珠寶骨董。稱是。除彼得格勒之冬宮外。離宮別館。不下二十餘所。故尼古拉斯第二。不特爲世界皇室之最富者。實爲世界各國中第一富翁。夫藏富於君。誠不若藏富於民。在俄皇豈不知鹿臺鉅橋。終不能保。然彼之所以斤斤自守者。誠謂朕卽國家。一旦有事。可據其私財之一部分。倉猝而佐軍輸。故俄日之戰。俄皇於宣戰命令發表後。卽出其私蓄五千萬以犒軍。波羅的海艦隊被殲。不數年卽還復其原有艦隊之數。亦大半出於俄皇之私蓄。此次歐戰。想亦犧牲其私財不少。世或謂俄皇私財。已盡供此次戰事之用。惟其不動產。仍絲毫未動。每年收入。仍不下二萬萬元之數云。